



吴敢 著

张竹坡与
《金瓶梅》
研究



文物出版社

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

吴敢 著

文物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孙 霞

封面设计：周小玮

责任印制：陆 联

张竹坡《金瓶梅》研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/吴敢著. —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9.2

ISBN 978-7-5010-2624-1

I. 张… II. 吴… III. ①张竹坡—人物研究②金瓶梅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3649 号

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

吴敢 著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)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16 印张：22

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10-2624-1 定价：68.00元

序

黄霖

吴敢兄将二十多年来研究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的成果汇成一册，嘱我作序，我在钦敬佩服之余，不禁感慨万千。他的前两部《金瓶梅》论著，是分别由徐朔方先生与刘辉先生作的序。徐先生是我们的前辈，但就《金瓶梅》研究而言，我们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同时起步的。转眼间，徐、刘两位先生已作古人。想当年一起走进“金学”园地的前辈与朋友，不少已驾鹤西去；没有走的，也大都垂垂老矣。我与吴敢兄相对较年轻，但也早已到了过六望七之年，究竟再能为“金学”做多少工作，谁也很难说了。记得两年前，比我俩稍长的王汝梅兄也曾将他的《金瓶梅》研究的主要成果编成一册《金瓶梅解读》，嘱我写序，我就说，这“显然是他二十多年来研究《金瓶梅》的一次小结”。如今，吴敢兄的这本书，无疑也是他二十多年来研究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的一次小结。他们两位所做的这一工作，非常必要，十分及时。因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，在“金学”研究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。他们的研究成果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正代表着“金学”的一个时代。《金瓶梅》研究的一个时代行将过去了，他们该将自己的成果打一个包，留给后人，留给历史。

今就吴敢兄的研究成果来说，他对张竹坡的研究，可以说不仅是近30年来金学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实绩之一，而且也是近百年来《金瓶梅》研究中最重要收获之一。《金瓶梅》是一部复杂的书，围绕着它，绝大多数问题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但近百年来有两件实绩是无可争辩，且在金学研究中都是关系重大、举足轻重的：一个是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发现；另一个即是《张氏

族谱》等有关张竹坡资料的发现与对张竹坡的研究。《金瓶梅话》的发现，在《金瓶梅》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但这一发现只是商人们在收购旧书时无意得之，而吴敢兄发现《张氏族谱》等并进行了系统、细致、长期的研究，虽有天时、地利之便，但主要是他孜孜矻矻，下足了工夫所得。想当年，刘辉兄与我也都为解开张竹坡之谜作过一些努力，但我们都只是沾到了一点点的边而已。而吴敢兄的研究，终于彻底干净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使我们惊叹不已。时至今日，有关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的研究，无疑还是吴敢兄的研究最全面，最权威。我想千载而下，它的价值还将永在。

说起吴敢兄对于金学的重要贡献，恐怕还不止于在本本，其功绩还在书外。谁也无法否认，30年来的《金瓶梅》研究中，中国金瓶梅学会以及后来的中国金瓶梅研究会（筹），在组织上、学术上、宣传上对于推动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，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而这学会的成立与发展，吴敢兄当为第一功臣。他是我们这个学会的实干家、大总管、顶梁柱。他办事干练有方，又能广泛地团结朋友，就在他的一手操劳下，我们召开了6次国际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、7次全国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，并出版了学刊《金瓶梅研究》9辑，使我们的金学会、我们的金学事业，在风风雨雨中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、蒸蒸日上的态势。而他对学会工作的投入，也促进了他学术上的成功。他的一部《20世纪〈金瓶梅〉研究史长编》，能写得如此细致而富有特色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学会，对金学事业有一本最清晰的账，所以能写出了许多别人无法写出的内容。这部著作，梳理了20世纪《金瓶梅》研究的方方面面，无疑为后来者跨进金学大门铺设了一座便桥，描绘了一幅详图，功德无量。

吴敢兄嘱我写序，我一拖再拖，本想有许多话要说。但近来杂事缠身，焦头烂额，实在无力将他的成绩一一细叙，只能说了几句一直埋在我心底的最要紧的话。纸虽短而情长在。我想吴敢兄一定不会错怪我敷衍了事吧？是为序。

2008年4月22日初稿，2008年12月22日改定

目录

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

- 序 (黄霖) / 1
- 张竹坡研究综述 / 1
- 张竹坡传略 / 20
- 张竹坡年谱 / 64
- 张竹坡年表 / 90
- 张竹坡家世概述 / 99
- 张竹坡生平述略 / 109
- 张竹坡《十一草》考评 / 121
- 张竹坡著述交游三考 / 137
- 张竹坡扬州行谊考 / 144
- 张翮与张竹坡 / 149
- 张道渊与两篇《仲兄竹坡传》 / 161
- 李笠翁与彭城张氏 / 168
- 张竹坡的故居与墓地 / 170
- 张竹坡《金瓶梅》评点概论 / 174
- 张竹坡评本《金瓶梅》琐考 / 187
- 《金瓶梅》的文学风貌与张竹坡的“市井文字”说 / 199
- 康熙六十年刊本《张氏族谱》考探 / 208
- 乾隆四十二年刊本《张氏族谱》述考 / 212
- 道光五年刊本《彭城张氏族谱》概述 / 223
- 道光二十九年稿本《清毅先生谱稿》述略 / 230

《张氏族谱》的发现及其意义 / 235

附录一 张竹坡著作 / 240

《十一草》 / 240

《治道》 / 243

《乌思记》 / 245

附录二 张竹坡传记资料 / 246

张道渊《仲兄竹坡传》（二篇） / 246

张竹坡小传（二则） / 249

其他（八则） / 250

附录三 张竹坡家世表（1—5） / 253

附录四 张竹坡家族诗钞 / 261

张垣《夷犹草》 / 261

张胆《归田词》 / 272

张铎《晏如草堂集》 / 274

张翊《山水友》《惜春草》 / 276

张道祥《宦游草》 / 281

张道源《玉燕堂诗集》 / 286

张彦琦《山居编年》《适意吟》《鸥闲舫草》
《章江随笔》《凌虹阁词集》 / 290

附录五 序跋 / 299

《张竹坡与金瓶梅》序（刘辉） / 299

《张竹坡与金瓶梅》后记（吴敢） / 304

《曲海说山录》序（冯其庸） / 307

《曲海说山录》后记（吴敢） / 309

《中国小说戏曲论学集》叙（魏子云） / 311

《中国小说戏曲论学集》后记（吴敢） / 314

《20世纪〈金瓶梅〉研究史长编》序（徐朔方） / 317

《20世纪〈金瓶梅〉研究史长编》后记（吴敢） / 320

《新修彭城张氏族谱》序（吴敢） / 325

跋（吴敢） / 330

张竹坡研究综述

张竹坡（1670—1698），名道深，字自得，号竹坡，以号行世。

张竹坡于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正月完成对《金瓶梅》的评点。张竹坡上承金圣叹，下启脂砚斋，通过对《金瓶梅》思想与艺术的评点，在很多方面将中国小说理论推进了一步，从而使自己名垂青史，立言不朽。

张竹坡在他评点《金瓶梅》的当时，即随着《第一奇书》的“远近购求”而“才名益振”（《仲兄竹坡传》）。刘廷玑自序于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的《在园杂志》卷二，在谈到《金瓶梅》时说：“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，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，可以继武圣叹，是惩是劝，一目了然。惜其年不永，歿后将刊板抵偿夙逋于汪苍孚。苍孚举火焚之，故海内传者甚少”。这一段话写于康熙壬辰（1712）冬，可为一证。真正高度而又公正地评价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，翔实而又准确地披露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过程的，是张竹坡的胞弟张道渊。张道渊主修《张氏族谱》时，写于康熙六十年的《仲兄竹坡传》，表达了他们之间兄弟知己的不同寻常的关系。《仲兄竹坡传》：“兄一生负才拓落，五困棘围，而不能搏一第，赍志以歿，何其隄哉！然著书立说，已留身后之名，千百世后，凭吊之者，咸知竹坡其人。是兄虽死，而有不死者在也”。在张竹坡一生中，如果说家族内给他直接影响的是父亲张翊和二伯父张铎的话，则家族中始终理解他、支持他的人，便是其三弟张道渊。可以说，张道渊是张竹坡和张竹坡《金瓶梅》评点的第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者。张竹坡在批评《幽梦影》时曾说：“求知己于兄弟尤难”，这当不是无端的



感慨。

有清一代流传的《金瓶梅》版本，基本都是“彭城张竹坡批评”的第一奇书本。这似乎足以说明张评本的影响，以及世人对张竹坡与张评本的认同。即在其家乡彭城，张竹坡便是名闻遐迩。道光二十九年稿本《清毅先生谱稿·赠言》录阎圻《前初到徐，有客来云，张竹坡先生将枉顾。闻先生名久矣，尚未投一刺，仍乃先及之。因感其意，得诗四章》，又《再辱竹坡先生将赠诗谬许，颇愧不敢当。不谓先生意中，乃亦知此时此地有阎子也。用是狂感，漫为放歌一首》。阎圻是“明末二遗民”之一阎尔梅之长孙，康熙己丑（1709）科二甲第41名进士，官工科掌印给事中。阎诗前题为七律四首，其第三首颈联为“凭陵六代穷何病，赏鉴千秋刻不妨”，则该诗当作于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之后。阎圻作诗当时虽系布衣，亦有诗名，对竹坡推许如此，可见竹坡的影响。其后只有李海观笼统地批评张竹坡为“三家村冬烘学究”（《歧路灯》自序），算是一个例外。

但晚清间彭城张氏后人与文龙打破了这一格局。道光五年张协鼎续修彭城张氏族谱之时，将《仲兄竹坡传》中有关《金瓶梅》的文字删削净尽。《清毅先生谱稿》更指责他“直犯家讳，则德有未足称者，抑失裕后之道矣。”而文龙于光绪五年、六年、八年前后三次评点《金瓶梅》，用的底本都是在兹堂本《第一奇书》。文龙评点的是《金瓶梅》小说，并非完全针对张竹坡的评点，但张评近在手头，观点相左之时，当然要弹出不同的音符。在洋洋六万言的评点中，文龙24次点到“批书者”、“批者”、“阅者”，均指张竹坡。对于吴月娘、孟玉楼、庞春梅三人的评价，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。对于张竹坡贬吴扬孟安庞的观点，文龙大不以为然，其24处批评有21处为此。不仅仅是《金瓶梅》人物论，于《金瓶梅》艺术论亦有不同见解。如第三回“定挨光王婆受贿，设圈套浪子私挑”，张竹坡批道：“妙绝十分光，却用九个‘便休’描写，而一毫不板，奇绝，妙绝！”而文龙批

道：“挨光一回，有夸为绝妙文章者，余不觉哑然失笑。文字忌直，须用曲笔，……挨光一层，早被王婆子全已说破，此一回不过就题敷演。”文龙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张竹坡的评点，如第一百回“文禹门又云：作者或有深意，批者并无会心，阅者当自具手眼，……自始自终，全为西门庆而作也，为非西门庆而类乎西门庆者作也。批者亦当时时、处处、事事有一西门庆，方是不离其本旨。奈何只与春梅掇臀、玉楼舐痔而与月娘作对头，犹诩诩然曰：此作者之深思也，吾得其间矣。嗟乎，妄甚！”应当承认，文龙对张竹坡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，有的还相当准确和深刻，但文龙毕竟只是闲中消遣，只是对作品的赏析，而没有像张竹坡那样有意识地进行文学评论，因而没能站在小说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张竹坡，便不能不失之狭隘。

其后半个世纪，未见涉及张竹坡及其评点者。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^①“明清小说部乙·烟粉第一·一人情”首列《金瓶梅词话》，第三题即为《张竹坡评〈金瓶梅〉》，其题解说：“竹坡名未详。刘廷玑《在园杂志》称彭城张竹坡，盖徐州府人。曾见张山来《幽梦影》有张竹坡评，则顺康时人也。”“明清小说部乙·烟粉第一·五猿裘”《东游记》题解：“每章后附‘竹坡评’，末附‘尾谈’一卷，……竹坡不知即张竹坡否？”此可为20世纪语及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的第一例。

光绪十七年编刊的《徐州诗征》铜山卷中，选了张道深诗二首，注云：“道深，字竹坡，著有《十一草》。”竹坡的这两首诗亦见载于《晚晴簃诗汇》卷四十。1926年官修《铜山县志》，于其《艺文考》中曰：“张道深《十一草》，道深字竹坡。”1935年张伯英编刊《徐州续诗征》，徐东桥为绘《张氏诗谱》，于道深名下注云：“翻子。”此乃首次公开归竹坡于彭城张氏世家。《徐州续诗征》编刊前后，马廉收集《铜山县志》《第一奇书》《在园杂志》《友声后集》关于张竹坡的载录，判断竹坡“生于清康熙初年”，“卒于清康熙34—51年之十七年间”^②。应该说，张竹

^① 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3年初版

^②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《隅卿杂抄》



坡与《金瓶梅》这一研究方向，在现代，是由孙楷第和马廉两位先生首开其端绪的。

日本汉学家在《金瓶梅》版本研究方面得天独厚。长泽规矩也《〈金瓶梅〉的版本》^①、小野忍《关于〈金瓶梅〉的版本》（1950.12《东京支那学会报》第7号）导夫前路，鸟居久晴《〈金瓶梅〉版本考》^②《〈金瓶梅〉版本考再补（上）（下）》^③集其大成，泽田瑞穗的《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》^④后续有为。第一奇书本包含其中，得到一次集中清理。

英国汉学家阿瑟·戴维·韦利（Arthur David Waley 1889-1966）为1939-1940年伦敦约翰 G.P 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的《金瓶梅》英文节译本，写了一篇《引言》。在《引言》中，韦利虽然认为张竹坡是一位苏州出版商的假名，但对谢颐为《第一奇书》所写的序，以及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，认为“提供了一系列精细推敲”。

1956年10月25日，《新民晚报》发表一丁《评〈金瓶梅〉之张竹坡》一文，算是20世纪第一篇研究张竹坡的专文，尽管因为体例，该文只是一个简介。

柳存仁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1962年英文版曾对本衙藏板本《第一奇书》有所叙录，“关于张竹坡……他当是康熙九年（1670）生人。至于他的营生，……大约也是书贾或替书坊办理一些文墨的读书人”。柳氏考定张竹坡的生年，是对张竹坡研究的一个贡献。惜该书中文版1982年12月始为发行，其时国内张竹坡研究，已经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。

台湾潘寿康《张竹坡评〈金瓶梅〉》^⑤则是台湾学者关于张竹坡研究的最早一篇文章。

称得上第一篇研究张竹坡现代学术论文的，是美国汉学家戴维·特·罗依（Davin Tod Roy，中文名字芮效卫，1933-）的《张竹坡对〈金瓶梅〉的评论》。该文见浦安迪主编的《中国的叙事文学》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4年出版。关于张竹坡的家世生平，

① 1949.1 东京·东方书局刊《金瓶梅》附录

② 1955.10《天理大学学报》第21辑

③ 1961.2-3 东京·大安刊《大安》第7卷第2、3号

④ 1961.6 名古屋·采华书林刊《天山系列丛书》第1卷，该书后经寺村政男、崛诚两人修补为《增修〈金瓶梅〉研究资料要览》1981.8 出版

⑤ 1973.12 台北《黎明文丛》18

以及其评点《金瓶梅》的时间，该文说了不少错话；但关于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，该文从文学批评史和小说理论的高度，给予了最内行的肯定和较有力度的阐释。文章说：“这些被忽视的传统评点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张竹坡对《金瓶梅》的评论。……竹坡评点的主旨是要说明《金瓶梅》整部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是精心结构而成的。每一个细节，虽然本身微不足道，却都是不可缺少的。……这足以说明竹坡评论的性质和重要性。……他对《金瓶梅》的评论总的说来，是很光辉的文学批评，他的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。……竹坡的评点就不仅仅是对《金瓶梅》最好的评论研究和小说理论的宝藏，而且对堪称中国传统叙事文学顶峰的《红楼梦》的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我希望当这部被忽视的评点作品得到公正的评价时，张竹坡也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赢得一个重要的位置。”

芮效卫的预言，很快便得到了证实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王汝梅、刘辉、陈昌恒、叶朗、蔡国梁、黄霖等蜂拥而起，几乎同时而又相对独立地倾注于此一专题。他们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，事实上形成集体集中攻坚的局面，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系列性成果，极大地推动和推进了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的研究。

从公开发表的时间上看，王汝梅《评张竹坡的〈金瓶梅〉评点》^①可为中国大陆第一篇张竹坡研究专题学术论文。该文及其后作者展开阐释的《张竹坡与〈金瓶梅〉评点考论》^②《张竹坡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》^③等可为一组。在这组论文中，关于张竹坡，根据张竹坡评本《金瓶梅》《在园杂志》《幽梦影》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，“我们知道，张竹坡，徐州府人，是康熙初年一位重视通俗小说，热心评刻《金瓶梅》，‘其年不永’的文学评论家”。关于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，“（一）继承和运用发愤而作，不愤不作的进步文学思想来评价《金瓶梅》，认为它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，是一部史公文字，而不是淫书”；“（二）从对文

① 《文艺理论研究》1981年 第2期

② 《吉林大学学报》1985年 第1期

③ 《明清小说研究》第3辑，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.6



学作品与历史的区别中，提出文学真实性观点，加深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”；“（三）总结《金瓶梅》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特点，提出在‘抗衡’与‘危机相依’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”；“（四）总结《金瓶梅》‘千百人总合一传’的结构特点，给《红楼梦》网状结构的创新开辟了道路”。“除了以上四点以外，竹坡从艺术形象实际出发，对作品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的方法，也值得肯定。”同时指出，“仅就他的《金瓶梅》评论看，谈艺时，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，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真实观，是进步的；离开文学形象，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，抽象地说孝道论寓意时，是迂腐的，保守的。张竹坡其人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保守艺术上进步的有矛盾的人物。他给我们留下的这宗古典小说评论遗产是精华和糟粕杂揉”^①。

几乎同时，刘辉写于1981.5.1的《张竹坡及其〈金瓶梅评本〉》^②，及其稍后撰写的《〈尺牍偶存〉、〈友声〉及其中的戏曲史料》^③《再谈张竹坡的家世、生平及其评〈金瓶梅〉的年代》^④《〈金瓶梅〉张竹坡评本“谢颐序”的作者及其影响》^⑤，可为一组。这组论文对张竹坡的家世生平，有进一步的追踪发掘；对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，也有概要的评议。关于张竹坡，另根据《友声》《铜山县志》《徐州诗征》《徐州续诗征》等，将张竹坡归入彭城张氏世家，并绘制了一张简明的张氏宗谱，认为“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（1670），卒于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”，“张竹坡评《金瓶梅》……时间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（1695），地点扬州”，“肯定谢颐序的作者是张潮”；关于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，“张竹坡评本对《金瓶梅》的艺术成就有不少细致的、中肯的分析，并且对艺术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有所探讨，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；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看法虽存谬误，但也颇有可取之处”。^⑥

陈昌恒 1979-198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，其

^① 以上引文俱见《评张竹坡的〈金瓶梅〉评点》

^② 《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.6

^③ 《文史》第15期，中华书局1982

^④ 《文学遗产增刊》第17辑，1983.6

^⑤ 写于1983.9，载《艺谭》1985年第2期

^⑥ 以上引文俱见《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.6

硕士论文《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》^①，与其《“西门典型尚在”——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兼与朱星先生商榷》^②《张竹坡评〈金瓶梅〉理论拾慧》^③《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论》^④亦为一组。以张竹坡的小说理论作为硕士论文，陈昌恒当为世界第一人。陈昌恒的研究重点是文艺理论，所以他对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，有更为深刻的论述。陈昌恒认为“张竹坡在他的评语中破天荒地提出了典型这个概念，并且准确无误地直接用在《金瓶梅》中的主要人物西门庆、陈经济身上，……在我国古代文论中，在小说理论的发展史上，无疑都具有独创的意义”。“对于典型概念的内涵，……首先，张竹坡看到了典型形象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应能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的某些共同性来。其次，……并没有仅仅留在人物的普遍性、共同性、一般性上面，而且还看到了典型人物的个别性、特殊性、差异性”。陈昌恒还认为“张竹坡在他对《金瓶梅》的全部批评中，充分注意到了典型性格的塑造，并且就典型性格的个性化，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见解”。接着他具体分析了“因人用笔说”、“抗衡说”、“犯笔而不犯说”三种典型个性化的手法，“张竹坡自己用了一句极为精当的话，总结为‘为众脚色摹神’”。陈昌恒更认为“张竹坡的‘并恶及出身之处’的见解，指的是典型人物所生活、行动的社会环境，……而这种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是一致的，是同时并存的，是再现典型人物性格所不可缺少的客观依据，这就涉及到了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这一典型理论的重要命题。”陈昌恒进一步认为张竹坡的“足完鞋子神理”，是“看到细节描写的真实性、典型性，指出细节的描写要围绕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进行”；认为张竹坡的“入世最深，方能为众脚色摹神”，是“看到了作家熟悉生活的重要性，而且对世情小说的作者深入生活、了解社会、观察人生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”；认为“张竹坡所提出的‘假捏一人’、‘幻造一事’，正是指的在为典型人物摹神中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艺术虚构”，指出“张竹坡关于典

① 该文的提要载《华中师范学院报》1983年第1期

② 《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》1982年第3、4期

③ 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》1986年第2期

④ 《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.8



型情节的艺术虚构的三点要求：一、典型情节的艺术虚构与典型性的艺术虚构的统一。……二、每一个典型情节的艺术虚构，都应该……全面地、有机地、清晰地展示出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发展的逻辑。……三、还要求情节的虚构应有诱惑性，能引人入胜”；认为“张竹坡的‘因一人写及一县’的小说理论，指的是由中心典型人物的性格刻画，与典型家庭的日常琐事的描写来实现的”；认为张竹坡的“千百人总合一传”，是对“《金瓶梅》网状结构理论的最好发挥”。陈昌恒总结说：“张竹坡是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的批评家，他根据《金瓶梅》的创作实践所提出的‘而因一人写及一县’的世情小说理论，在古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无疑是开创性的”^①。

① 以上引文俱见《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论》

② 载《中国古典文学丛考》第1辑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.7

黄霖的《张竹坡及其〈金瓶梅〉评本》发表虽然稍晚^②，但观其文意，写作当不晚于1983年。关于张竹坡，黄霖在《晚晴簃诗汇》卷四十中发现一则张竹坡的简介及其诗二首，进而追踪《徐州诗征》《徐州续诗征》《铜山县志》《尺牍友声集》等，认为这个张竹坡正是评点《金瓶梅》的张竹坡，“他评点《金瓶梅》曾得到了张潮的启发、支持和赞扬”，“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其时他肯定受到了一些刺激，这也就是他批评《金瓶梅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”，认为“张氏家藏的诗稿和家谱到1933年时尚属完好，……估计今天还存于世，……敬请海内外有心和有力于此事者进一步探索。”该文在孙楷第、柳存仁、戴不凡、朱星、王汝梅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，针对张评《金瓶梅》的原本，可说是《金瓶梅》张评本版本研究的中国第一篇专题论文，认为“张评本《金瓶梅》有两种系统：一种是多《凡例》《冷热金针》《第一奇书非淫书论》三篇附论而无回评，另一种是有回评而少三篇附论”，而“有回评系统的本子（目前所见乾隆丁卯本、影松轩本等）还是比较接近原本的”。

蔡国梁与前面四位不同，他的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，着眼点在中国小说批评史。他写于1982年12月的《明人清人今人

评<金瓶梅>》^①，连同其后的《张竹坡评点<金瓶梅>辑评》^②《清评点派论人物描写》^③亦为一组。蔡国梁认为张竹坡“的评点虽然瑕瑜互见，然其抉微搜隐，自成系统，有利于后人掌握全书的主旨、构思、运笔与脉络”，“张竹坡的‘以空结此财色二字’和‘苦孝说’，给后来评论《红楼梦》的各家以直接的影响”。^④

孙逊的《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》^⑤，则是以美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。其实，以上几位在研究张竹坡时，都有详略不等的美学审视，有意无意间，一门新的学科已经粗具蓝图。而全力建设这门小说美学学科的，要数叶朗写于1981年的《中国小说美学》^⑥。该书第五章为“张竹坡的小说美学”专章。此前有李贽、叶昼、冯梦龙（第二章）、金圣叹（第三章）、毛宗岗（第四章），其后有脂砚斋（第六章）、梁启超（第七章）。该章以十节篇幅展开讨论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，指出张竹坡的“独罪财色”，表现在“张竹坡所说的‘泄愤’，包含了三层意思：对于现实生活黑暗面的批判，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批判，与作者本人的遭遇有关”，“张竹坡对于小说艺术批判性的看法，比金圣叹又有所发展”；张竹坡的“因一人而写及全县”，被鲁迅说成“著此一家，即骂尽诸色”，张竹坡指出的《金瓶梅》的这个叙事方法的特点，就是“由‘一家’而及‘天下国家’”；张竹坡的“市井文字”，是“对于《金瓶梅》这种美学风貌的概括和肯定”，“显示出我国古典小说向近代小说转变的趋向，也显示出我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趋向”；张竹坡的“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”，概括了“《金瓶梅》塑造人物的特点和成就，强调人物描写的个性化就是要写出每个人的‘心事’，而讨出每个人‘心中的情理’，要‘曲尽人情’，这对于塑造人物的理论是一个很大的发展”；张竹坡“让丑角作‘点睛之笔’，乃小说中化隐为显的一种手法”；张竹坡的“小小博浪鼓”和“小小金扇”，是看到了“小道具在小说中的作用”；张竹坡的“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”，“扩大和丰富了‘白描’这个

① 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3年第4期

② 载《金瓶梅考证与研究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.7

③ 载《明清小说探幽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.12

④ 以上引文俱见《明人清人今人评〈金瓶梅〉》，载于《社会科学战线》，1983第4期

⑤ 《文学遗产》1981年第4期

⑥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.12



①

《金瓶梅考证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.10

②

《金瓶梅零札六题》，载《小说见闻录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.2

概念的内涵，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小说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”；张竹坡的“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”，“富贵气却是市井气”，“实际上是对审美描写和非审美描写作了区分”；张竹坡的“特特错乱其年谱”，“认为这是作者的神妙之笔”。叶朗总结说：“张竹坡的评点中有不少陈腐的说教和烦琐的文字游戏，但是透过这些陈腐的、烦琐的议论，它却给当时的读者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。就象《金瓶梅》这部小说要比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小说要接近于近代小说的概念一样，张竹坡的小说美学也要比金圣叹、毛宗岗等人的小说美学更接近于近代美学的概念”，“张竹坡对于小说美学确有真知灼见，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”。

这是一个张竹坡研究的突飞猛进阶段。这是一场虽系个人选题，累积下来却形似集体攻坚的科研。这是一例随着思想解放而开辟新的学术领域的典型。经过以上几位师友的努力，张竹坡研究，已经不是朱星那样简单武断的否定^①，也不是戴不凡那样著录式的肯定^②，而是形成一定阵容，打开一个局面，出现一批成果，作出引入深入的考证，发表了令人信服的宏论。尤其是张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评点研究，已经粗具规模，接近结题。八十年代初期研究张竹坡的这几位师友，不久都成为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著名金学家。

不过，张竹坡研究还有空白。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短缺，严重影响着中国小说美学与《金瓶梅》研究这两门学科的建设。

1984年3月，笔者出席武汉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，触及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方向。返徐以后，得到业师郑云波先生的鼓励和吉林大学王汝梅先生的督促，遂全力投入彭城张氏家谱和家藏故集的访求。

彭城张氏是徐州望族，其后裔遍布市区与铜山县、肖县等地，十二世张伯英更是近现代地方名人。伯英先生的金石考古很有功力。他的书法，更将汉隶、魏碑融进楷书，端庄润劲，自成格势，独步一时。笔者调查彭城张氏的家乘遗集，即从张伯英一